

■教育思想与理论

# 浅析高等教育对中国社会中间 阶层扩大的动力作用

邹 涵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中国社会结构正处于转型变迁的时期,对社会稳定起关键作用的庞大中间阶层尚未形成。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成为扩大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重要动力,但社会基础阶层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上升为中间阶层这一渠道中却存在重重障碍。只有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培养社会中间阶层、推动社会阶层由两级向中间流动方面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关键词** 高等教育;中间阶层;扩大;动力作用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1)02-0005-03

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一点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上。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化作了总体分析并认为,目前我国的社会分层已经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及阶级身份的限制,初步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合理流动。社会中间阶层得到快速扩张,现代社会分层结构初具雏形。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现代社会理想分层结构相比,差距依然很大<sup>①</sup>。

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很多,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现行的社会分层机制打破了传统的“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的疆界。越来越明显的教育成层或知识成层现象而引发的对社会地位、社会财富、权力、文化和职业进行的再分配,使新的阶级或阶层产生,教育产生了这种重要的作用<sup>②</sup>。职业是显在的社会地位,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则是潜在的社会地位,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大背景下的当代社会越来越成为进入某种职业位置的重要准入条件。因此,本文试图从当前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构成现状及其对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意义出发,分析高等教育对于扩大中间阶层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的作用与存在的一些阻碍因素。

## 一、关于“中间阶层”的界定

“中间阶层”一词译自英文的 middle class。在中文里

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译法,比如,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等阶级等等。伴随着各个译法的不同,也赋予了这个词不同的内涵,对于这个社会群体的划分也就产生各种不同的标准和界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3年提出,我国中等收入者的划分标准为:个人年收入为3.4—10万元,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8—5.4万元,家庭年收入为5.37—16万元人民币。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无论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还是国家统计局的标准,都主要从家庭收入的维度来界定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的范围。而一些社会学者则认为,所谓“中间”应该是一个相对于“上层”和“下层”的概念,不应该用一个静态的数字范围来框范。按收入划分出来的是统计上的群体,而非社会互动群体。由于上、中、下都是相对概念,并且中间阶层这个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很强,因此,中间阶层的概念本身也就比较模糊,中外学者对中间阶层概念的论述难免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本文比较认同的关于中间阶层的概念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的界定:所谓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

收稿日期 2010-08-23

作者简介 邹涵(1975—),女,贵州贵阳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学、教育社会学研究。

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sup>[3]</sup>。

## 二、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构成现状

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普遍认为中间阶层的形成对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是维护当代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迁。在已成雏形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中间位置的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就此,许多社会学家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据编撰《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推算,现阶段中间阶层的规模大约占就业人口的15%,今后每年将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sup>[4]</sup>。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教授指导的“中国中间阶层研究”课题组在对全国5大城市3038户家庭的电话调查中根据经济条件、职业分类、教育层次以及自我认同等主要指标的综合考察得出,中国5大城市中间阶层的有效百分比是11.9%<sup>[5]</sup>。这个调查结果仅仅是对所调查的5个大城市所得出的,对整个中国大陆中间阶层的比例还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李强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一书中指出,中国中产阶层总数估计不超过中国就业人口的13%<sup>[6]</sup>。虽然各位学者对中间阶层或中产阶层的界定不统一,推论所依据的调查对象也不同,但从上面的几个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整个社会分层中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且较大的中间阶层。或者说,中国的中间阶层从人数比例上看,还比较弱小。因此,中国的社会结构要由原有的社会财富、权力控制在一小部分社会上层而社会大众被控制其下的“金字塔型”结构,转变为社会财富、权力可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分享,社会的意识、文化和秩序能被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维护的“橄榄型”结构,这在一段时间内还难以实现。为此,我们只有积极培育形成中间阶层的社会条件。

## 三、高等教育对社会中间阶层扩大的动力作用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体制有着很大的开放程度,阶层流动率高。除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以及文化价值观念有利于社会流动外,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对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知识、专业知识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客观上导致现代阶层之间的流动主要依靠后天条件的优化来实现<sup>[7]</sup>。而实现后天条件优化最重要的渠道就是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出自于基础阶层的人,可以此克服先赋地位的阻碍,通过后天的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郭丛斌等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和分析后,得出结论:(1)总体上看,在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劳动者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子女代际职业的开放性较强,高等教育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较大;(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其代

际职业向上流动的指数最大,且向上代际流动的距离相对较长<sup>[8]</sup>。通过对建国以来教育程度对职业地位获得影响的比较,张翼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后,来自于父亲单位的影响进一步减弱,个人教育作用力有所加强(尤其是在对初职单位影响上)<sup>[9]</sup>。马和民对20世纪末期城市职工代际流动的研究发现,个人受教育程度已经成为影响城市职工代际流动的首要因素,其次才是父辈职业等级和教育;而农民是否向城市转移及其收入水平也和教育水平呈明显正相关<sup>[10]</sup>。刘精明也发现,在改革过程中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教育标准,经历了由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并正向正规的高等教育逐步转化的过程<sup>[11]</sup>。这些研究显示,个人受教育水平对职业尤其是社会中上层职业获得的作用日益彰显,职位的录用标准从论资排辈、家庭出身逐渐走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特雷曼(Treiman)所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拥有优势的知识信息和技能资源,已经成为获得较高社会地位,以及实现向上一阶层流动的主要模式。另一方面,受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影响,工业化进程加快,出现新兴行业,如管理咨询行业、证券分析行业等,这些行业知识密集程度高,劳动生产率也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大量的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产生并获得快速发展,如电信行业、IT行业、生物科技行业、金融行业等。这些行业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也在提高,这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对知识、对人才的强烈要求。而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正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间阶层的成功或社会地位的获得,凭借的不是门第、裙带等先赋性因素,也不是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而是个人的勤奋努力、刻苦好学、良好教育、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独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sup>[12]</sup>。中间阶层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学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城镇居民收入分析》,在中等收入者当中,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占48.6%,大学本科占26.3%,其他占25.1%。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扩大我国中间阶层的重要动力。

构建健康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固然与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密切相关,如调整分配政策、消除制度障碍、发展市场经济、加快城镇建设、完善社会保障等等。另外,社会阶层的流动还受一些潜在规则的制约,如获得高收入高地位的职业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等自致因素,而像家庭出身这样的个体先赋特征的影响也很重要。正如一些学者指出,通过教育获利的依

然是那些原来的体制内精英<sup>[13]</sup>。但是,对于占我国社会阶层大多数的中下阶层人员的子女来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仍然是一条在其他社会资本匮乏的条件下可以努力奋进和充满希望的路径。另外,我国的高等教育已从传统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充,办学形式进一步多样化,导致知识分子阶层进一步扩大,这也为中间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基础。

#### 四、阻碍高等教育发挥动力作用的影响因素

对占社会结构绝大部分的基础阶层来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实现从下向上的阶层流动这条路径也并非坦途大道。首先,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将许多拥有较少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社会底层学生拒绝在高等教育门外。谢作栩等利用“辈出率”概念,通过对陕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 11 所高校的 2000 多名学生家庭状况的调查指出,部属重点高校的入学机会明显偏向于那些拥有较多组织、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社会上层子女;而社会中下层子女只能获得那些具有地域性和职业性特征的公立高职院校的入学机会<sup>[14]</sup>。其次,中国长期以来高考招生制度一直存在向城市考生倾斜的现象。比如,同样的考卷,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相差很大。院校在各地区的招生录取比例失衡,严重向本地考生倾斜,而普遍公认的优质高等教育机构又大多位于发达地区和城市。农村学校无论在师资还是软硬件设施等多方面都无法与城市相比,但农村的学生却需要多考几十分才能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考生走进同一所大学。再次,目前的高校收费,使相当一部分家庭不堪重负。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 2007 年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学费在过去 18 年间增长了约 25 倍,涨幅是居民收入增长的 10 倍<sup>[15]</sup>。根据中国教育经济信息网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居民家庭 2006 年人均纯收入仅为 3587 元。如今几千甚至上万的学费,对这部分群体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更不用说住宿费、伙食费、路费等其他开支。最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当年有近三成的本科应届毕业生未找到工作,42% 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高效的求职途径<sup>[16]</sup>。这不禁让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高等教育对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动力作用到底有多大?

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一个阶层结构不断变迁和逐步走向合理化的过程。一个健康合理的阶层结构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和谐。根据目前我国社会的分层结构,要想扩大中间阶层的规模,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保证社

会基础阶层的人员可以合理畅通地实现向上流动成为中间阶层。而上面列举的这些因素的确也成为阻碍基础阶层人员转化为中间阶层的障碍。只有清除这些障碍,大力推动高等教育在公平的前提下面向社会的全体成员,完善大学生资助与就业政策,大学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培养社会中间阶层、推动社会阶层由两级向中间流动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 参考文献:

- [1][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24,146.
- [2]唐金石.教育机会均等的教育社会学分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3,(12).
- [4]张宛丽,李炜,高鸽.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J].江苏社会科学 2004,(6).
- [5]周晓虹.中国中产阶级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5.
- [6]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57.
- [7]阳桂兰,肖霞.浅析公平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当代教育论坛 2006,(6).
- [8]郭丛斌,丁小浩.职业代际效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教育的作用[J].经济科学 2004,(3).
- [9]张翼.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J].社会学研究 2004,(4).
- [10]马和民.当前中国城乡人口社会流动与教育之关系[J].社会学研究,1997,(4).
- [11]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2).
- [1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271.
- [13]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58-59.
- [14]谢作栩,罗奇萍.省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初步调查[J].教育与经济 2004,(3).
- [15]李斌,周婷玉,张景勇.药费·学费·路费[N].中国青年报 2007-03-04.
- [16]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2006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公示[EB/OL].http://www.ahpc.gov.cn/info.jsp?xxnr\_id=10008109,2006-07-18/2010-02-18.